

工农兵创作丛书

李师傅覓宝



工农兵创作丛书

李 师 傅 覓 宝

本 社 編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• 1958 •

工农兵创作丛书(25)

李 师 傅 覓 宝

本 社 編

*

上 海 文 艺 出 版 社 出 版

(上海康平路155号)

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094号

華文印刷厂印刷 新華书店上海發行所总經售

*

書号 0309

开本 787×1092 经 1/36 印张 1 1/3 字数 24,000

1958年12月第1版

1958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6,000 定价(六) 0.11元

目 次

陈师傅.....	方夢麟 (1)
一日之間.....	趙南健 (8)
协作.....	馬金榮 (15)
奇怪的机械人.....	步金星 (19)
李师傅覓宝.....	陈祖根 (29)
有心人.....	吳鑒堂 (34)
海燕子.....	陸品山 (38)

陈 师 傅

國棉十七厂 方 夢 麟

你問我在厂里最敬愛誰？我想起的第一個人就是陈師傅。用不着打听他是誰，你走進咱們國棉十七厂的大門，只要看看那紅艷艷的光榮榜上寫着黑黝黝的“陈金濤”三个字，就該明白我所說的陈師傅是什麼人了。

我決不是指着光榮榜說現成話，你以為我不知道人家憑着什麼上了光榮榜的么？

我是前年九月進厂的。那一陣子，你親眼看見的，我心里那股子別扭。从学校里畢業出來，我做夢都想着要上柴達木去，同我一起的許多同學都到西北去了，可是組織上偏偏要把我分配到這個紡織厂來，有什麼辦法呢？既然是組織分配，就必須服從。

頭一天上夜班。教育科的老吳領我到鐵工間最大的那部車床旁邊，指着一個四十多歲的人對我說：“這就是陈師傅。”……

真怪！我心里揣摩着，就好象在哪兒見過這個人似的……喏！粗粗的眉毛，厚厚的嘴唇，寬寬的臉黑里透紅，

額角上深深的皺紋牽動着炯炯的眼睛……看起來，他心里一定永远是愉快的，要不，怎么我老是覺着他在眯着眼微笑呢！

見了我，他伸出一只手，那么大！我真有点不好意思：自己这么高的个兒，可是把手放進人家的掌心只有那么一点点！

我忽然想起來了：我見過这个人的！就在那張相片上——登在報紙上的……車床的刀架后面站着一个小伙子，他就站在那小伙子右边……你不信么？把那張相片拿來对对看。

在学校里，老师常常批評我太喜欢空想，現在想想，那些話确实有道理。

初來那些天，我一走進厂，就想起圖片上的鞍鋼，那么多壯觀！房子也比咱們这兒高大得多……机器呢？就拿咱們鉄工間的車床來說吧，十有八九都是些黑油油的“老爺貨”，一开起車來，你听那个响勁！至于工作，同人家在西北干的，連比也不能比！

正好到西北去的許多同学來了几封信，告訴我那里的生活虽然艰苦，但是工作却很緊張有趣。我越想越委屈，心里想：調配处呀調配处！为什么不把我分配到柴达木去，那里就会多我这一个人嗎？

不知怎么搞的，我心里想的事根本沒挂在臉上，可就叫陈师傅給看出來了。

有一天，他隨隨便便的問我道：“家裡面怎麼樣哪？挺困難吧？”

我心里想，这不过是平常的客套，就漫不经心的“嗯”了一声。

“是啊！年青人嘛，从学校到工厂，总得有一个时期不习惯……”他望着远处的什么东西，又拉长了声音慢慢地說。

我听了心里一跳，不禁脱口問道：“噢！陈师傅，你怎么知道我不习惯呢？怕我吃不起苦么？要是怕苦，我早就去考高中了！”

陈师傅眯起眼睛，朝我望了望。这种神情真叫我受不了！他还不相信我哩……我暗暗發一發狠，心里想：陈师傅，咱們干着瞧吧！

相处不多久跟人家这样說話，我自己也覺得肝火太旺，可陈师傅拍了拍我的肩膀，什么也沒說，他笑了。

从那以后，有几天我見着陈师傅的面，总觉得有点不大好意思，但是同他在一起談天說地，又挺輕松。就这么不知不觉的，我把自己的心事都“倒”給他了。有时候他看見我一个人瞪着眼呆想，老是說：

“年青人哪！又想什么？別着急，上西北去的机会將來有的是。現在，学好技術要緊……”

道理，我不是不明白，但是這道理从陈师傅嘴里講出來，却比我自己想的更叫我信服。

我初到鉄工間那一年，在車床甲班小組里，除了陈師傅是八級工兼生產組長，還有一個五級工，其餘連我在內的六個徒弟，都是還沒聞慣机油味的毛頭小伙子。可是，生產任務却要求徒弟必須和正式技工一樣的干活。這樣，重擔子就壓在生產組長身上了：既要保證小組完成計劃，還得教好徒弟；稍微疏忽一點，就得出亂子！

換一個不經事的，我保險他要推開不干，可陈師傅就那么不慌不忙的挑起了這副擔子……

上班以後，他挨個幫徒弟們校好了刀，然後又不時的“巡回檢查”，抽空還給徒弟們講這講那。

事故當然也免不了：刀具損壞了，出了廢品，或者，誰的機器出了故障……不管怎樣，我却從來沒見過陈師傅向徒弟發脾氣！

有一次配料，我在車床上切割一寸多粗的“毛元”^①，那根毛元挾在軋頭上呼呼地轉着。忽然，我連看都沒看清楚，只覺得手柄一震，“嘣”的一聲響，一寸多長的割刀頭齊根斷了！驚得我一身冷汗……

我在心裡狠狠責罵自己：這種切削刀具鋼咱們是挺缺的，怎麼辦呢？

陈師傅過來了，見我关了車發楞，覺得奇怪，問我：“怎么了？”

① 沒加工的鉄棍。

我一声不响地把断了头的割刀遞給他。

你以为怎么样呢？陈师傅連眉头都沒皺，他只輕輕的“噢”了一声，就替我找了一把刀裝好，對我說：“來，我做給你看。別慌！”說着，他的兩只手就動起來了，一會兒快，一會兒慢，一面還招呼着我：“喏，這樣，……”

咳，陈师傅……我心里想：你罵我一頓倒更好受些！我低着头一句話沒說，臉上火辣辣的，只恨地上沒个洞鑽進去。

我这神情大概叫陈师傅看出來了，他一面擦着手，一面微笑着說了一声：“別慌！”又走到別處去了。

你不会明白我心里面那股味道！感激呢？尊敬呢？还是难受呢？每样都有。我不断对自己說：一定得好好学！要不，首先就对不起陈师傅！

还有一次車銅压輓婆司，我照着陈师傅校好的進刀位置，量了又量，才敢切進一刀；結果呢？仍然車坏了兩只！

压輓婆司是很重要的机件，材料又挺貴，不过我实在不明白是怎么給車坏的，只好硬着头皮去請教陈师傅。

陈师傅拿起那兩只眼子鏗大了好多的压輓婆司看了看，只“唔”了一声，就給我講起“老爺車床”的特点和灵活掌握的原則來了……

說陈师傅永不發脾气么？这也不完全真实，不过人家發起脾气來总一定有个理由，你不服气也不行！

就有那么一次，他喊我到那部大車床上去帮他裝置夾具，他一面裝着“三角鉄”^①，一面給我講應該怎樣校準不規則工件的圓心。我心里却想着：这个我早懂了！于是我就漫不經心的望着別处。

忽然陈师傅推了我一下說：“要是讓你做，你怎样做呢？”

糟了！他說的什么我根本沒听，連他叫我做的什么都不知道，我哪能講得出“怎样做”呢？我只好張着嘴不說話……

陈师傅搖了搖頭，眉毛緊緊地皺起來了……他忽然變得那么嚴厉！

我責罵自己：怪誰？这就叫自作自受！

陈师傅的事挺多，光他一个人做的工具就有好几十件。誰提起他來都翹大拇指兒，可他自己却老是說：这有什么了不起呢？这些誰都能做，你們为什么老是只看見我一个人哪？

真的，了不起倒是沒啥了不起，可怪的是：他越是覺着沒啥了不起，咱們那小組就越是常常超額完成任务！他解決的關鍵問題就越多！

他是党支部副書記，去年上半年，因为支部里工作需要，他成了脫產干部，但他仍旧常常到車間里來；有时候

① “三角鉄”：用螺栓固定在軋頭盤上借以支撐不規則工件的夾具。

他看見誰忙不過來，也不管機器上的油會弄髒幹淨的藍布制服，卷起袖子就動手幫忙，弄的別人怪過意不去。

有時候，他走到我車床旁邊看着我做，常常看着看着，他微笑了……我心里就象大熱天吃了一杯冰淇淋那麼舒服！

如今，他又回到車間里來了，仍然做那部大車床。這些天，他正在和別的老師傅一起，忙着搞技術革新；這方面的事情，我在這裡就不多提了。

順便告訴你，現在我走進廠里，看見什麼都覺得親切，“老爺車床”也不那麼討厭了。陳師傅說的真好：有舊的，咱們才可以造出新的！至於西北那個地方，我當然還想去，不過陳師傅說的也不錯：到西北去不是為了自己，是為了國家。那麼，再過幾年，等西北需要我這樣的人去的時候，再去也不遲，你說對不對？

在咱們鐵工間里，有許多老師傅，他們都那麼好，可我还是最敬重陳師傅。不只是我，別人也都敬重他，要不，人家干嗎選他上光榮榜呢？

一日之間

上海礦山機器廠 趙南健

这几天，通过总路綫的宣傳，厂里出現了一片欢乐景象，終日里鑼鼓喧天，歌声沸騰，广播筒好象永不疲倦似的播送着喜訊、捷音。人們都被卷在欢乐的海洋里。自从厂長作了“当前形势和任务”的报告以后，全厂的人干劲都冲上了天，大家只有一个信念：在这飛躍前進的时代里，不要落在后头。厂長号召大家：“用四个月的时间完成下半年六个月的任務。”特別是鑄鋼車間的职工听厂長說“鋼就是一切工業的綱”，干劲鼓得更足。这天，車間干部正在开会研究如何实现厂長的号召。

“我認为我們車間虽然在‘双反’后生產躍進了一大步，但根据現在情况，还可以再躍進，六个月任务四个月完成沒有問題，而且……”技師陳大生第一个發言。

“躍進是肯定的，問題在于躍進多少。我的意見產量再躍進一千噸。”造型工長搶着說。

“一千噸！你們完得成？”計劃員張一鳴正在翻閱他的一厚本資料，听说鋼產量要增加一千噸，馬上插進來

說。

“是！一千噸。”

“你們現在這點兒人、這點兒地方，就能再增一千噸？”張一鳴逼緊一步問。

“這當然不可能，地方要想辦法擴大，人要想辦法增加。”

“你又是想要人！”調度員听說是人的問題，這是他職務上的事，連忙也插嘴說。

“當然要增人。”

“向誰去要？”

“當然問你調度員要。”

“對不起！你增產不增人的原則懂不懂？”

“這得看什麼情況。增產三噸五噸，當然不應該增人；現在要增千把噸，不增幾個人怎麼做得出來？”

“我認為人應該增幾個，但不一定要到外面去招工，可以在內部調節。譬如幹部參加勞動這支力量就可以組織起來，利用到需要的地方去。”技師陳大生建議。

“對！我認為人的問題能夠解決，主要是再躍進一千噸有沒有可能，值得大家研究。照我們工段的情況，只要電爐開得出，我們就澆得光。”澆鑄工段長發表他的意見。

“我看一千噸不算多，現在群眾的干劲這樣大，將來還可能再突破。”技師陳大生說。

“我認为不是这样，虽然現在大家干劲大，但現在生產上的困难很多。”張一鳴还是表示不同意。

“你認为怎样？”

“我認为一千噸太冒進了！”

“應該多少呢？”

“六百噸！”

“我看你太保守了。”

“这是有資料可查的，”張一鳴一边說，一边翻着他那本資料，“你們看，去年电爐平均每天开九爐，今年平均开十二爐。再躍進一千噸，电爐每天起碼开到十七爐。你們說可能不可能？再說造型現在一天生產十噸砂模，地方已經軋得連走道也沒有了；再要增加，你們看怎么增法？”

“困难当然有的！沒有困难早就增產了。”

“有困难就應該考慮得仔細点。”也有人这样說。

“这样說就錯了。我們不應該輕視群众的力量。”

“但更应考慮到客觀困难的存在啊。”張一鳴馬上补充一句。

“照你这样一說，就六百噸也不能躍進。因为困难随时随地都有。”

“.....”

由于大家意見还未一致，对躍進多少会上沒有作最后結論，晚上車間主任叫張一鳴去參加全厂工人大会，听

听工人們怎么說法。

礼堂里挂滿了大小标語和橫幅。在講台二边的直柱上貼着一副大标語：

鼓足干劲、力爭上游、多快好省建設社会主义。

挖掘潜力、齐提措施、六个月任务四个月完成。

會議正在進入个人發言階段。上去發言的个个干劲十足，講得生动有力。各人不但目标提的明顯，而且都有措施，有具体办法。張一鳴听得很出神。隨着一陣驟雨般的掌声，煉鋼工吳仁走上講台：

“……六个月任务四个月完成我們寫包票，”吳仁一上台就開門見山的說。“我們电爐虽然小，速度慢，但这次也要乘一乘火箭……”

又是一陣掌声，台下的人被他这一連串的豪語吸引住了，張一鳴的手掌也拍得通紅。

“我們挖到方棚有潜力，具体措施是每爐加料增加半噸，爭取今年再躍進一千二百噸。”

听說是躍進一千二百噸，張一鳴心里一驚，心想剛才一千噸自己还說完不成，現在人家工人一下就提出一千二……

“同志們！”張一鳴正在想，又有人走上講台了，这是陸師傅，造型工人。“电爐再躍進一千二，我們坚决响应，

“保證電爐開多少，我們供應多少砂模。”

接着还有人上台發言，在每個人的話中，都充滿了空前未有的豪迈氣概。這情景正像乘着火箭一樣，越飛越高……

張一鳴聽完了工人的發言，更感到自己頭腦里缺了點什麼東西，心里很不好受。大會散後，他沒有上交通車，信步向車間走去。一看到車間里那片動人的景象，心情頓時振奮起來。他看到電弧爐的弧光划破天空，澆鑄工忙碌地像雜技演員似的在砂型堆里爬上爬下；吊車軋軋的响着從頭上滑過；造型工站在砂箱上樁砂的那副緊張的表情……不禁暗暗的翹起大拇指，心里說：“工人比我們強！”

造型組長老王師傅和張一鳴是老同事，經常說笑慣的。他見張一鳴走來，就打趣說：

“喔唷！計劃大員晚上還來視察？”

“哼！來量你們的懶勁怎麼樣。”張一鳴也開玩笑地說。

“懶勁？要干劲有，懶勁我們不賣。”

“不賣懶頸，干劲總賣吧？”

“賣，賣。說真的，車間打算再躍進多少？”

“一千五。”張一鳴想多說點，吓吓他。

“一千五？這個有辦法。”

“你有什麼辦法？”

“拿我們造型說，現在是兩人一起做，以後可以分開來，各人做一種生活；檔數分得多，效率就增加了。加一千五百噸沒有問題。”

“還有呢？”

“地方不夠也有辦法，你看！”老王師傅指着露天堆放雜物的一塊空地，“只要搭個棚，也能做生活。”

“你說各人做各人的，那要開箱一人不能開，怎麼辦？”

“這好解決，我們可以互相合作。”

“.....”

夜晚的街上冷清清的，天空上星光閃閃，張一鳴和車間主任同路回家。

“老張，你看產量怎麼樣？”

張一鳴看了主任一眼，沒有立即答復，低著頭只顧走，像在思考。

“廠部要求明天提出數字交群眾討論。”車間主任補充了一句。

“我看一千五吧！”張一鳴口氣說得很肯定。

“怎麼變了一千五啦？”

“干勁嘛！群眾干勁這麼大，我們再不能拖後腿了。”

“對！我們做干部的應該大步的追到前面去，不追就要變落後分子了。”